

## <<有愛無「陷」、「憾」>>

教堂的玻璃透出柔和光華，撒在父親的遺容，特顯安祥，皺紋和雙唇的弧度一致，透露滿足的笑容，不帶苦澀。我垂首默念，思緒沐浴在與祂的生活之中……。

「你把我當成你的私人座駕嗎？」，我座在他的大腿上，拉動手桿，控制電動輪椅時，他總會這樣說。那時我才四歲，父親因一次工業意外，下半身癱瘓，要永久用電動輪椅代步。我似懂非懂的理解家中的特變，卻因天性使然，仍以一顆赤子之心與他相處，然而從中我卻感受到他的自在快樂。平日三餐，我囑他給我煮。他冒著大豆般的汗水，用手臂推動著輪椅，左搖右擺，瞻前顧後的埋首於灶台，現在想起不禁心揪。然而他對此卻樂此不疲。每次我在大快朵頤時，他總以自我陶醉的欣賞眼光看著我，流露自豪神色。

多次母親與他吵架，原因都是觸動他的自尊底線。母親在他最初座輪椅的日子裡，拖著因工作後疲勞的身軀，仍有好幾次主動提出協助他洗澡，但他卻會冷言拒絕；亦有好幾次母親因怕他忘記吃藥，主動替他倒水遞藥，卻被他將杯子和藥丸一一擲出窗外。氣憤的母親頓時反鎖門內痛哭。其後我詢問他因由，他都帶含淚愧疚地說：「對不起寶貝，每次人用憐憫和協助的態度對待我，就令我不期然想到身體的缺憾，心裡就感到痛楚。」

若說愛是相處默契的引擎，這麼溝通感受就是推動這副引擎的燃料，使關係能維持下去。漸漸地，母親已明白不能將父親視為必然被照顧者。我和她亦習慣把他的不幸視為新事物去看待。我成為他們之間的溝通橋樑，發覺越用平等的態度去對待彼此，大家就更有生命力。我們的對話不再步步為營，不再勞勞叨叨。父親除了只顧在家中做家務，更主動接觸自己的志趣——健身。我的邀請他參與學校舉辦的親子陸運會，與其他家庭同場競賽。起初他猶豫不決，對於眾目睽睽下的獵奇和刻意憐憫的目光仍懷恐懼和焦慮。我在他相處中自然流露出一些傷殘人士奮鬥的故事，亦坦誠地說出我的希望。結果他終於跨越了心理障礙，雖然輸掉比賽，卻贏了自己。

長大後我結婚了，他仍為我的婚禮奔波勞碌，那時無障礙通道的概念不受重視，無論出入商舖及禮服試身，對他來說都是負擔，需要比常人更大的力量去克服，但我們給予耐性，並在得到他的同意下施予援手。過程中不乏笑意溫馨的片段。

挽歌響起，把我的思緒拉回教堂，擦一擦淚眼，朦朧的看見棺木前擺著一個花圈，上面寫著他臨終前寫過的五個字——有愛無「陷」、「憾」。